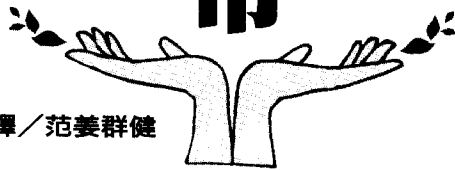


# 我所祈禱的上帝



文/Karl Rahner

譯/范姜群健

## 前言

“如果真有一條路徑通到你那裡，那必定是經由我每天的生活。如果你沒有給我一個特定的地方去退修面見你，那麼我必定可以在每一個角落，每一件事物上找到你。在你的愛中，每日瑣碎零散的心思意念再度匯聚起來，回歸到我們靈魂的永恆的家鄉，那就是永生。”

——Karl Rahner

“我們靈魂的深處不是一潭苦毒的水池，而是永恆生命的源泉。要在裡面激起一點漣漪並不難；但只有藉著信心才能透視四周黑暗勢力背後聖靈的同在和能力。”

——Karl Rahner

這篇禱文（meditation）出自德國神學家Karl Rahner（1904-1984）。Rahner十八歲時奉獻給神成為耶穌會教師，三十三歲時出版這本禱文集《Encounters with Silence》。下文筆者所譯的“God of My Prayer”是其中一篇。Rahner在文中表達了一個人靈魂深處，對上帝奧秘的渴望，及他個人面對奧秘的不解和掙扎（註）。

## 我所祈禱的上帝 （God of My Prayer）

主啊，我想向你傾訴我的禱告生活。雖然你平常似乎並不在意我的禱告，但這次懇求你仔細聽。

主上帝啊，我的禱告不蒙

垂聽，其實我並不覺得疑惑——連我自己也往往心不在焉。很多時候我把禱告當作一件工作，一項職責。一旦完畢了事，我就放鬆，置諸腦後，卻感覺不到你的同在。

是啊，我的禱告光景正是如此，我承認。但是，我的神啊，我卻難以為此感到愧咎。區區之人怎能冀望與你直接交談？你總是顯得那樣遙遠而神秘。我祈禱時，我的話好像石沈大海，沒有一點回音，好叫我有把握你把我的禱告聽進心裡。

主啊，如果要我一輩子禱告下去，卻聽不到你的聲音，是否有些強人所難？主，你知道我一而再避開你，去找能給我具體建議的人，或者去忙些有實際效果的事。你瞧，我多麼需要具有具體的回應，然而你總不回答我的禱告。難道我應該把禱告時的一點亮光和感動，當作你的話語和啟示嗎？這些所謂的感動，往往是自己心靈空洞的吶喊。而我真正渴望的是你的聲音，甚至你自己。

我的一些神學見解，雖然別人覺得很深刻，對我自己卻不甚管用。我的所謂“深度”，往往很膚淺平凡，並且若一個人的內心世界只有自己，則其心靈的空虛，將比投入忙碌的外在世界更甚。

只有當我忘懷自己，盡情

禱告，而在你那裡找到生命源泉時，才感到心靈充實。但這種境界如何可能，如果你不先向我顯現，反而離我這麼遙遠？你為何如此沈默？你叫我和你說話，卻不注意聽？你的沈默難道不代表你忽略我嗎？

莫非你無時無刻不在傾聽我一生一世的氣息，直到我傾訴一切，向你完全表白？難道你在等待，直到我的表白真正完結，然後你才會發言，吐露你永恆的心聲？或者你的沈默，只是在等待有一天可以了結一個像我這樣的可憐蟲的獨白，他雖被這世上的黑暗勢力壓制得苦不堪言，你卻要將你的真面容顯現給他？

是否我的一生不過是短暫的嘆息，而我的禱告也只是一種有聲的嘆息而已？是否緊緊把握住你，才是你對生命謎題的解答？是否你的沈默，其實充滿了無限的應許，遠比我貧窮狹窄的心靈所能了解的語言更有內涵？

主，我想您的本意就是如此吧？但如果這就是你回答我的抱怨的方式——假定你還願意理睬我的話——那麼我還有一件更深的疑問，比你窒息人的沈默更叫人心悸，我難以接近的上帝啊！

如果我的一生是無形而連貫的禱告，我的有形禱告生活也是謙卑地獻給你的生命的一小部份，那麼我必須有能耐來把自己獻在你面前。但這完全超乎我的能耐。

當我禱告時，口舌在動作。如果進行順利，我的心神也規矩行事。但我自己是否進入禱告裡面，成為禱告的內容？畢竟我應該把我的全人擺上，投入禱告裡，而不只是傾吐心思、意願而已。我的意願往往停在靈魂的表層，薄弱地無法探入深層的自

我，就是我之所以為我之處。在那裡，生命的水泉，隨意漲落，不聽我意志的使喚。

我掌握自己的力量何其渺小！當我自認願意愛你時，我真的愛你嗎？愛是毫無保留地傾倒自己，從靈性深處的完全奉獻。我說我愛你時，我的愛有這麼深嗎？

我怎能以愛來祈禱，如果愛的祈禱代表心底而來的降服，心靈深處的完全敞開？我甚至沒有力量動一下我深鎖的心門——我只能軟弱無助地站立在自身終極奧秘的面前，這奧秘埋藏在靈命深處，遠非我所能及、能觸摸、能動搖。

主啊，我知道禱告不必奮興神馳，才能進入你的能力裡面，毫無保留地為你所掌管；禱告可以很真實，即使不是歡欣鼓舞、充滿著無上的喜悅或熱情洋溢的獻身。禱告也可以像內心慢慢的淌血，由於悲痛心傷，使得內在自我的心血，一點一滴靜靜地流入自身難以測度的深淵裡。

不管用哪種方式，但願我能在禱告裡把你唯一所要的呈現給你——就是我自己，而不是我的感情或思想。但那正是我無能為力之處，因為在我膚淺刻板的生活模式裡，我對真實的自己也十分陌生。

所以我如何找到你，遙遠的神，怎能把自己獻身給你，如果我連自己都找不到？

我的神，求你憐憫我。如果我躲避禱告，那不是因為我想躲避你，而是想躲避自己和自己的膚淺。我並不願意從你的無限和聖潔前逃開，我想避開的是我靈魂廢棄的市場。自從我獻身出世，每次試著禱告，我總是流落徘徊在內心的荒原裡，總是無法找到一條路可以通往真實自我的

殿堂，那也是唯一可以找到你、愛慕你的地方。

難道慈愛的你看不出來我的困境嗎？就是當我不得其門、入你的居所，迷失在聖所外面的空洞內心世界時，我只是叫心裡更加充滿了世俗紛擾的雜念。慈悲的你是否可以諒解：對我而言，這些空洞瑣碎的雜念，比起沉悶冷酷的寂寞還容易忍受？這恐怖的沉寂，由於我刻意迴避塵世的紛擾而更加突兀，也是我徒勞無功的禱告的結果。

我該怎麼辦？你既然吩咐我禱告，我不相信此事不能行。我相信靠著你的恩典，我能遵行你的話語。既是如此，你要求我的禱告必定是一生一世耐心地等待，安靜地侍立，從裡頭為我打開心門。如此我將能進入我自己，進入我全人的密室。在那裡，至少這一次，把我的心腸肺腑全部呈現在面前。那將是我對你的愛最真實的時刻。

這時刻什麼時候會來臨，是在我禱告之時，或是我臨死之時——甚至，我能不能清楚察覺這樣一個千載難逢的時刻，這時刻會持續長久或短暫——只有你知道。但我必須時刻侍立等候。這樣，當你在那決定性的時刻為我開門時——說不定你會靜悄悄地開門、不動聲色——我不至于因為俗世的紛擾而錯失了進入我核心、進入你裡面的良機。在那時刻，我將以戰抖的雙手，捧著我“自己”，就是那個把我全人的能力、品格、特性聯繫起來，無以名狀的核心根源，我將把它呈獻給你作為愛的獻禮。

我其實並不清楚這時刻是否來過。我只知道最後的時機將是臨終之時。在那可喜又可怖的時刻，你仍將沉默一如往昔。你

將會讓我自言自語，向你吐露心聲。

在這生死關口所感受到上帝的沉默，神學家們稱之為“靈性的黑夜”，經歷過的人就是密契（mystics）主義的修士。這些人有深刻的靈性，不像常人只是度過這關鍵的時刻，並且能夠靜觀自己在此過程中的反應，成為自己的見證人。

在經過這關鍵時刻之後，經過我至愛的時辰之後，我將走出你的寂靜，進入你永不止息的愛，就是神聖美麗的永恆裡。但以目前來看，既然我的時辰不知是否已來臨，也不清楚是否開始，我必須在你聖所和我核心的內室的前院等候。我必須平息心裡的煩躁，在你的恩典裡以單純的信心，接受油然而生的枯寂，就是那令人生畏的“意識感官的黑夜”。

我想，這就是我每日禱告的終極意義，就是苦苦的等候。不是我心思所感，也不是我的意志所願，你所悅納的不是這些表面膚淺的東西。

我的禱告一方面是遵行你的吩咐，另一方面是讓你的恩典可以自由運行在我身上，以清除我心中的不潔，叫我的靈魂準備妥當，來迎接那極為可貴的時刻，那時你要賜我良機以脫離舊我，進入你裡面。

我所祈禱的上帝，求你賜恩叫我繼續不斷在禱告裡等候你。 OCM

註：  
本文譯自James M. Demske, S. J. 的英譯“Encounters with Silence”，St. Augustine's Press, South Bend, Indiana, 1999。

譯者現住北加州，為加州大學Davis分校數學教授。